

詩學概論

劬青著

東文印書館印行

詩學概論

著 青 韻

陽 濤

東 文 印 書 館

印 行

序

余本不善於作詩，現在却作了這麼一部論詩的書，恐怕就要有人批評我哩？但是，余雖然不善於作詩，却特別愛好詩，所以就研究詩的一切了，終於我把我所研究的結果，就全體的寫在這一本書上，來作爲關心詩學者之參考。

既是不善於作詩，爲甚麼作出論詩的書來了呢？大概就有人這樣的疑問我吧？像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值得一問的，現在我舉一個例子以証明，現在以西洋說吧，希臘時，亞里斯多德曾作過論詩的書，但是亞里斯多德根本就不會作詩，可是荷馬是個著名的大詩人，却没有聽說他有論詩的書問過世，由此也可以證明了，並不是必得會某一種技術而後才可以談論某一種技術哪！現在我雖然不敢自比亞里斯多德——因爲亞里斯多德是一位大哲學家——可是我作這一部「詩學概論」的意思，也就和以上之例是相同的，這當然就是各有所好了。

爲甚麼這本書的名子叫作「詩學概論」呢？，所謂之概論的含意，當然就是大概的談論了，因爲詩學的範圍，是特別廣汎的，敵人因爲自己的才學疏淺，並沒有研究出它廣汎的範圍的所以然來，不過是只知其一二而已的，因爲只把一二知道寫到這本書上，當然是不能叫作詩論了，而只不過可以叫作概論而已的，雖然說是概論，恐怕還要當之有愧吧？因爲我作過這本書太簡單了吧？但是，我却不管適當之有愧與否，只不過拿出點意見來，貢獻給讀者。

罷了，諸位讀者們，也儘可以拿我這一點意見，作爲初學者的基本讀本，而更再繼續的研究詩的一切，由此以來，我這本書却又可以叫作「詩學基本讀本」了。

在東北這塊土地上，從來的詩壇上是特別寂寞的，當然就是關心詩學的人是極少的了，爲甚麼能至於這樣呢？這也就是一般人對於詩的認識是極幼稚的，因此以致使詩壇上這樣的寂寞。今後我希望讀者諸君們，奮發起來，爲我們詩壇上活動，而再建設我們的詩壇，而再使我們詩界繁榮起來，

敝人作這一本「詩學概論」，既可作爲初學者之基本，且又可以作爲研究者之參考，但是敝人年幼知薄，才學疏淺，所作的書——詩學概論——未免能沒有不通或錯誤的地方，所以希望海內碩學之輩，能頻前指教，是所至祈。

一九三五，二，二四作者識於瀋陽——

本書出版後，蒙各界人士踴躍訂閱，不勝感荷。茲將訂閱名單公佈如下，以誌謝忱。

詩學概論目次

詩的定義是甚麼	一
人爲甚麼要作詩	三
甲，詩是甚麼	六
乙，詩的作法	六
詩的起源	九
詩的內容組織	八
甲，詩的心理的起源	一一
乙，詩的歷史的起源	一一
一般人對詩之概念	一二
詩的分別	一六
1、說理詩	一七
2、抒情詩	二一
3、寫景詩	二三
4、敘事詩	二六
論文言詩與白話詩	二七
甲，文言詩	二七
乙，白話詩	二八

詩學概論

詩的定義是甚麼

所說的定義，牠的功用就是說的；中心概念之內包，而使甚麼意格外顯明的一種認識，我們在何時何地，凡對於事事物物，都能各自的在由於印像中的內容的探討中構成的一種概念。並且更進一步的來給這概念的本身審定一做中肯的，必然的一個判斷，藉此以作為其理解這概念最高的把握柄，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能隨其知識與經驗的狹廣而作一個對於事事物物的一個總概而簡明的定義，這定義亦既隨着人類的各々不同既成的知識與經驗的樹立，而會變化得明確或恍惚。

那麼對於文學中的詩的概念的形成，概念的判斷，判斷的結局定義，當然也是不能超出了這一個範圍的例子。

然而我們人類對於詩的定義是怎樣呢？喚句話說，就是甚麼叫作詩呢？要是在表面上來推究，却是一個輕而易解的小問題，然而要是經過了一番精究後，倒反覺得這一個問題，是一個奧妙而深廣的問題了，這樣的愈深究而愈深廣的問題，倒成了一個極難解釋的問題了，我們要是二心的要明白詩的定義，這也就像以下所討論的：



(南)

我國的文學較世界各國的文學發源比較最早，尤其是詩，更較比其他發源的早，於是在周漢時代，差不多就成了詩的極盛時代了，但是講究文學的一徑，直到魏晉以後，才有專書的出現，內中論到詩，並且能够指正啓示我們研究詩學上的借鏡的，如魏文帝的典論，荀勗的文章敘錄，劉勰的文心彫龍，任昉的文章緣起，鐘嶸的詩品，摯虞的文章流別等，差不多都已談到詩的定義上來。

玉函山房叢書緯書類春秋題辭說：「在是爲詩，思慮志爲，詩之爲言志也」，又孔子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以上二者的論說，均以言志爲文學——詩的本身。但是志又是甚麼呢？請承上文來說「志不過就是「思慮爲志」或「在心爲志」的志了。如果若是詩只是發表思慮，那麼其一點說：言語就是詩，詩就是言語了。

我們若想給與詩一個正確的定義同時，先要明白詩是屬於那一類的藝術呢？分析起來，詩卽是文學中的有韻的心藝，詩是有繪畫的美麗，有詞曲的抒情，更有彫刻及建築的精鍊與莊嚴，更有戲劇及舞蹈一樣的複雜與天真，而比較小說簡單，可是比較史記活潑，比較雜文讀起來韻美，比言語說起來深頓，比一切藝術分枝品看起來熱烈，內容是完整的忠實，外表却是忠實的自我發表，不抽象，不卸責的特點與本能，那麼詩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呢？

詩就是在文學上，以一己的主觀的心境間所感覺發見爲原則。
客觀的敘述與描寫的發揮，抒情，敘事，啓示，教人的忠實的內容，與自己，莊嚴活潑，

精密而簡練美好的形式，藉順利的諧和帶有音樂性的韻律的文字作工具，通過於衆人的耳目與觀念，而引起衆人的共鳴之情緒的。

這以上的解釋，就是作者對於詩的簡單的定義，但是對與不對，是要請海內碩學之士之指教，然而作者對於詩的定義，也只有像以上那樣的定評與貢獻云。

人爲甚麼要作詩

「甚麼叫作詩」或「人爲甚麼要作詩」像這一類的問題，余從很久的以前就疑問着，於是我就請教於某先生，據這位先生的解釋，「詩就是包含很多話而凝爲一句極短而簡單的語」余得到了這樣的一句解釋後，於是就進一步的研究這詩究竟是甚麼？更是由甚麼組織成的呢？因爲這位先生的解釋，特別有可研究的地方，難道詩的功用就是這樣簡單的解答嗎？不，詩決不是這樣簡單的解答的！若是詩的功用只爲着包括話，那根本就用不着「詩」這個名詞來包括，那麼詩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包括法嗎？爲甚麼單要用詩來包括呢？那位先生的解答，簡直就可以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解答。

爲甚麼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一二呢？因爲這樣的解釋，好像是不符合詩的本意，而這位先生却是一位精通古文的先生，既精通古文，那能就不明白詩是甚麼呢？即或沒有深刻的研究，也能夠有一點耳聞的明瞭，既有三點耳聞的明瞭，所解釋的當然也有點對，既不合而却還

有一點對，於斯豈不可以說是一知半解的解答嗎？一知半解也就可以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解答呀。

那麼，這樣的解答既不太對，究竟怎麼樣才可以說是純粹的對的解答呢？於是我又這樣的疑惑了，一天一天的過着，我也隨着一天一天的研究，然而過了许多的日子，我也沒有研究出來一個結果，終於我又想到了在古書上來尋找這一個問題的解釋；

據說文一書云：「詩志也」劉熙又解釋着說：「詩，之也。志之所之也」傳云：「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又書經舜典上也會說：「詩言志」，前漢書藝文志云：「詠其言，謂之詩」，總引以上諸古人之論詩，我們也可以知道了詩的取義了。

大抵人生不能沒有情感，既有情感，便不能沒有喜怒哀樂，有了喜怒哀樂四種情感，要是只悶在心裡而不往外發洩，那一定就要很難過，但是無論怎麼樣，也是要發洩的，然後才能爽快，但是這樣的情感，是特別複雜，而又是特別幽深的情感，並不是尋常的言語所能表現出來的，於是就不能不帶一些咽嘆的詞氣，有了這樣咽嘆的詞氣，於是由於感情之深淺，所以所發出的聲音，就有長短緩急的分別，有了長短緩急的聲音，這便是有音節的語言，這也就是所謂之「詩」了，要是明白了這一層，不但能够知道了「甚麼叫作詩」，且可以知道了「人爲甚麼要作詩」，更可以知道了「詩的作法」了。

這以上的解答，就是我所研究的結果，而是正確的解答，可是這樣的解答，也不是我自己

所發明的言論，因爲這也是古人曾經說過的話：現在舉例如左，於此也可以作一個証明：

子夏詩大序中，曾有一段很簡明的解釋，其文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書經舜典虞書又曾云：「詩言志，歌詠言」。

朱子詩集傳序亦云：「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這以上幾個人說的話，已經証明了人爲甚麼要作詩，詩的形成，也就像以上所說的那樣，總而言之，詩就是發於人心的一種舉動，而忠誠的致成者，所以自從人類初生以來，文事初備，就有歌謠的風行了，歌謠也可以說是詩的，因爲詩和歌謠的取意是相同的。

這不但人類有了感情，就要這樣，就是那能够鳴叫的動物，也全是這樣的，看一看，春天的小鳥，爲甚麼要叫喚呢？秋天的昆蟲，爲甚麼就要呻吟呢？不過就是發洩牠的一種情感罷了，人們作詩，是受了自然界的衝動，不期然而然的，要唱出悠揚婉然的詩歌來，就是小鳥

的嗚叫，昆蟲的呻吟，也是受了自然界的衝動，不期而然的，要發出那悠揚婉然的聲音來，我們如果要能明白了這一個道理，對於人爲甚麼要作詩，更能深一層的明白了。

甲、詩是甚麼

「詩是甚麼」這一個問題，在前一章中，大體的已經談論過了，大畧的意義，也能明白了，現在我爲甚麼又要重復一遍呢？因爲在前一章中，不過是連帶着講的，初學的人看了，恐怕要看不用其所以然，所以我現在再講一遍，以便爲初學者，有所適看，現在再作一個簡單的討論於次：

因爲人受了自然界的衝動，發生了某一種情感，必要往外吐發，想止而不能止，非得發洩出來，而後才覺安寧。這又是不能夠用普通的語言所能發洩出來的，勢必帶着一種唱嘆的聲氣說出來，於是雖自然而成的成了音節，這個就叫做「詩」了。

乙、詩的作法

關於「詩的作法」這一個問題，在前一章中，也曾談論過了，現在再作一個同上的簡單的一個討論於次，但是這一個「詩的作法」的問題，根本就和前一個「詩是甚麼」的問題，是一樣的解釋，讀者能明白了「詩是甚麼」，也就可以直接的明白了「詩的作法」了，現

在再同樣的解釋於次

因爲人受了自然界的衝動，發生了某一種情感，這一種情感，必得往外狂發，欲止而卻不能止，非得發洩出來而後才能爽快，這又是不能够用普通的語言所能發洩出來的，勢必帶一些唱嘆的口氣說出，於是就自然而然的成了音節，這就是「詩的作法」了。

以上所解釋的「詩的作法」，根本就是以情感爲原則，那一種情感，更必得是真而且篤，而後才能作出好的詩來，但是那樣是一種狹義的解釋法，所以當時就有某一個以這樣的問我說：「像你這樣的解釋來說，大概作詩的人，必得富於感情，而且這種感情，又得比較別人更深一層，然後才能爲詩人，但是要富有那樣過人的感情，想來就不能作詩了吧？」可是像這樣的問法，可以說是合理的，不但可以說是合理，而更可以說是特別合理的。因爲我以土所解釋的，不過是狹義的解釋，是的只爲特別富於感情的人，才能作詩，若是不特別富於感情的人，難道就不能作詩嗎？不，不特別富於感情的人，也可以作詩，但是又得怎麼作呢？

我們人類，不論賢愚，全能有一種感情，不但人能有情感，就是動物也有情感的，如果我們在日常能多看詩書，而更多讀前人的詩，由這詩中更可以找出了詩的蹟逕處，找出了詩的蹟逕處，對於詩即能有印象，而更能進一層的知道了詩的組織，然後更要利用閑暇的時候，要摹仿着前人的詩而多作，愈作得多愈能有了印象，也就是有了情感，由於多讀多作的結果

，就能進一步的會作詩了，如果要是能多讀多作，如果遇着了某一種自然的變動，一定就能有情感，即使沒有甚麼情感，那麼也能作出詩來，不但能作出詩來，而且更能作出好的詩來，這不也是一個詩的作法嗎。

的內容組織

藝術中間的各各分枝，惟獨有詩詞的形式，最爲簡短，也獨有詩詞的內容最爲深奧了，
說到詩的內容組織，我們得先要知道詩是一種甚麼的產物，當然詩的原母就是情感與想象的組合了，而詩學的組織，是全靠它的工具，有了質實華美的工具，然後再把它綴籠組織起來，按一定的軌道作去，方可以形成出質實華美的詩來，詩的原素內有內容方面，內容又包含若干不同的原素，詳細的討論於次：

詩的內容有情感，如白居易於與元九書中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如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葉聲，實義」又謝榛的四溟詩話云，「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駿，合而爲詩」。

情感是詩體中的內容核心，也是詩體中的權衡原素，魯子鑒說：「詩是用高尚的對象表現高尚的情感」，作品所以能表現作者的人格，完全是賴乎情感的支持，這種範圍中，情感的主觀即不相同，理智的客觀即不得一致，然而一事一理，倘若仔細的考查起來，各家的所議

大抵是大同小異的。世界上雖有相同的概念是可確信的，既有所相異，而不過是依據其知識與經驗的完全與否罷了。情感即是人的性，使人類都依據着這目標而顧念到一切的事物的感觀。由於印象所構成的情感，那便是詩的中心原素，情感可以左右詩，又可以操縱詩，詩可以依據這原素照過出與其他雷同的藝術相媲美，相頡頏，詩得以順乎情感而使對方物外的讀者引起共鳴的情感，詩得以賴乎情感使自身的內容充實熱烈，詩更得以賴情感，使自身的生命與價值可以永存而不朽，詩的所以偉大，也全藉此不得超過的範疇而致的。

詩的起源

有的人說：「詩的起源，是在有了文學以後，因為詩是得由文字來傳流，人類原始既有了文字，然後就生產了文學，詩是文學裡的一種，所以說文學是在詩以前的。」

關於這樣的一種見解，我是不否認的，因為詩是不需要文字來傳達，只可以由於心中受自然界的衝動，而往外發吐自己的感情，這種感情，只用品和身心來發表就可以，是用不着字來表現的，因為作詩是發抒一種情，而這種感情，並不只限語言的始可能為的，就是不認字而有了那樣的感情，也可呻吟而成詩的，如隨園詩話所載的一首「哭哭母歌」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那詩云：

「叫一聲，哭一聲，娘兒的聲音兒慣聽，為何娘不應。」

這不就是一首很好的詩嗎？其實那個樵夫，並沒有念過書而更不認識字，那麼，怎麼能會作出這樣的詩來了呢？由這裡也可以證明了，詩並不需要文字來傳流，只是發抒某一種感情而已的，這種感情是天賦於人類的，決不是必需要文字來傳流的。這就像那念書而聽字的人，不也是不會作詩嗎？——這並不是一概而論的——由此就可以證明了詩並不是必需要文字來傳流的，文字是爲文學中最多不可以缺少的中樞工具，再換句話說，文學是文字來傳流的，文字之與文學，猶如人之與呼吸，感情之與語言似的，是沒有文字文學的發生，始有了文字的創造，於是始奠定了文學的基礎。

詩可以說是與人類同時產生的，世界有了人類存在同時，即有了詩歌的存在，這是因爲詩是人類本身的作用，所以詩歌是超乎文字以前的，而又是超乎各種藝術以前的，

世界上有了人類，就有了語言，詩歌就是緣於語言所生的，原始的人類，因爲生活的感觀的性情所到的地方，歌謠便隨之流露出來，這樣就形成詩歌濫觴，文學的胚胎，在文學開始以後，文字便成了文學的工具，然而在文學開始以前，詩的工具，却就是人類的自身，人類的手和口都是表現詩詞藝術的好工具，一切已構成的情感與想象中所要表現要發洩的事實，借着這樣的工具，都可以很順利很完全的表達給予別人。

如朱希祖在文學史上也這樣承認的說：「結繩以紀事，歌謠以表情」的話，這全可以說是正確而中肯的斷論，由文字的概襲，而作一個詩歌的心理的起源與歷史的起源二者中間的分水

嶺，沒有文字的記載而只用口傳的歌謠，可以稱作爲詩歌的心理起源，經過文字製作及文法與學問的鍊鍊後而可以傳記至後世的詩歌，稱爲歷史的起源，現就把以上的兩種，逐一的加以分述的討論：

甲、詩的心理的起源

只單以人類的心理方面考究說，是應於何種需要而產生的呢？像這樣的問題，在前幾章中也大略的說過了，現在再考究的說一遍，

如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說云：「哀樂之心感而謠詠之發於聲」，聲即發出，歌謠也便形成，又如王灼碧鷄漫志中說：「……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始也，……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詠之，即詩也……』」，及魏禧，許士重詩序中說：「詩之爲物，觸於景，感於學，而勃然發，叙言」。

這樣便已是很明確的表示出詩是根據於天性的話了。

乙、詩的歷史的起源

就是我們想要知道的那最先以文字寫成的書是在甚麼時代，這樣，根本就很難了，因爲

我們想要知道這網必須根據古人的論說來研究，然而古人的論說却紛說不一，有的說：在堯舜時代即有了詩作的譜，可是還有的人說在黃帝時代就有了於文字上的詩作書了，可是又有人說在黃帝以前就有了，像這樣的紛說不一的言論，究竟是那一個人說得對呢？首先講這先見於文字上的詩作究竟是其麼呢？那麼我就可以大膽而中肯的決定的一說一句，最先見於文字上的詩作書，可以說是周代的詩經了，這是一部最古而首先見於文字上的詩作，因為甚麼我這樣說的呢？因為雖然有人說在詩經以前還有可以於文字上見着詩作的書，那麼我們又有誰看着過呢？不但不是確有看着，就是聽着也沒有吧？所以我敢決定的說詩經就是最古而首先見於文字上的詩作書了，在詩經以前，是再也沒有見到以文字上的詩作了。

一般人對詩的概念

世大藥房總發行所

詩是占藝術中最重要的部分，它的範圍非常的廣大，不僅僅的敘造語言，音樂，跳舞，建築，彫刻，繪畫，戲劇等去從事姊妹藝術，並且還能把此間所發生的作用持續到人的靈感，悟以上的境地，在這裏有一種感力的寶座，却深藏在不可見的人類天性中，是由於顏色，聲音，形式，宗教的一切因同果的醞釀機能中昇出來的詩之屬性的預言，這裡便產生出風韻和趣味的最高對象，這對象浸透過人的性靈，離却對象所奉行的超脫的準則和徵兆，向世襲約束包蘊永久之程續的忠實的理性的意識的運用，以這準則的範圍講求生存習慣和順應。

收留各種藝術，原有技巧與屬性，溝通補助於世界與自身的存在效能的意識。

宋代濟北詩人晁補之无咎先生在鷄鳴集海陵處序上說：「文學古本之遺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與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者不可及者，皆在他事業，如魯君鉞民，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鑿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楚，士一切趨力利，趨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轉爲賢，英雄誇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皆亡，而文章可善，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因窮此離之辭，魏晉並競，窮至離家好而人能之，能爲之，而王不足以取世資，而徑生法吏咸以章比刀筆致公權，兵家圖士，並以方略賢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用世於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窮，由漢而下，枚數廣，皆孫樵所論相與於窮者也。」

這不過是給於詩一個炸彈，力說詩不足以發身，並用又說：「詩如李白，杜甫，於唐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這是說：他們不能作一些真實的事，有沒有空可以，這便是詩向危運，是的，詩只可以發世說的現象與情感，來表示其來頭，來頭不可以拿虛浮意識來停現的，如晁先生給與詩如此的非難，他並且說：「現代的詩人，是整個文明社會中的一個半野蠻人」。又說：「今日人類知識之運用，漸以人類社會永恆福利爲前提，因而『藝術』

之應詩，這爲「當世」的詩，「及」一只吹毛求疵，一派胡言，以表示作者不滿於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這還是證實詩人的半野蠻性……」又說：……詩人的……因素可分爲三項，無節制的熱情之浮辭，誇張的感情之大吹，做作的樣情之措置，……等這都是說：「在科學發達的今日，詩已不足用了，僅用之於野蠻的古代，作以傳達思想，在今日一切學術進步下的「彫蟲小技」的詩歌，是不但不會促發人的思想，而反會迷惑人的理性，」他又說：……「因而詩的讀者，將不單在量的方面，比其他讀者日漸減少，且在質的方面，其知識標準也比較地低」，其價值在必要上說，並非那樣的簡單低陋，容易推反，袁枚在隨園文集再答陶觀察書中說：「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以報國，而文章之著作尤難——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典引，刻意頌謬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這是很可以拿來反擊這種輕詩的文人的。

大凡只要生存於人類天性中的意識都是正確而自然的，詩便是一個，人類藉着表現慾的支配把它表現出來，原始的時代，是只限於自由發揮之取悅於耳的抒情歌謠，但這便是象徵於意識是一個花果，這是得歸功於那當時的感觀的傳達，並且接收這血流的命脈而得以伸長至今天的詩魂，人類意識是一個無可竭止的程續，是衛護靈性的生命，陌畦的淵泉，這種良善是蛻變而復不變其本質之宗旨的太衝動，人類得有這大衝動的周旋，是生命中的一個抱負，一個絕好的負戴喜樂之軛的機緣。

詩是嘉許的存在，它自身吸取了世間的苦杯而昇華為甘甜的瓊漿並還能給彼岸的點綴，使受者能體察到鞭撻的啓示作為調劑，詩絕不是担任一種解釋事物結果的卑下職務，來填塞介乎生命與理之間的空隙而藉滿足地平中的冥想之脾胃，這是莫大的錯誤，詩同人一樣，也有危運的輪迴，但它却只是有涅槃，沒有化生為附庸或滅亡的宿命，詩人們不甘由自身的偶起的過愆妨礙至詩，詩便永久的綢繆與真理妥協，來普渡這世紀的拘就，詩的世界要比現階段大過若干的，猶如乳汁之與，詩襪襪是沒有相當的歸就或疑忌，詩即是絕對神明的。

但是，詩的危運來過了，不幸的很，這簡直即如焚火之與象牙的宮殿，但是，這摧殘並沒有抹殺或損傷了這樂園的絲毫存在，——也可以說，這不過只是一次或兩次的拜謁，而這訪問又是懷着輕視的懷疑或有意非難的揶揄的。

不過，非難詩與擁護詩的是非討論，還是屬於另外一個性質的問題，然而「至少去一切學術發達的今日中，詩歌學是極明顯的亦在低落……這種太過於科學化的自信統計支配了他全身的信念，所以他最後宣了詩的死刑，說：『詩的末路不遠了……』」。

據前者觀念的攻擊詩的理由，即是說：「詩是文學的遺事，沒有專門的學術與理性含蓄在內，只不過文人騷客之所徒，所以詩內只有盡，是不能相信的，詩的本身也是裝飾性質的實用之附庸，有無皆可」，這便是詩的末路不遠了，就真是宣布了死刑預告了，可是詩的本身功能與藝術，實用學術，自古有重要的位子，詩是包括人生一切的崇高

藝術，或許在某一個角度的側面觀察裡，可能發覺它的缺點來，但那只是能够歸罪於詩人的低劣的，而却不能波及歸罪於詩的本質去的，而亦是顯局限於一小部分或不常見的陰影。

關於詩的本身的發生，成長，功能與價值等的認識，都是我們不容忽視而當務之急的一個重大的藝術與學術的探討。至少，我們也應該徹底明白與相連的一切直接的分支關鍵，當承認詩是永久神聖的維繫在人生的動脈裡，只然理性只不過是個初步的基石，詩便是發發，栽培，撫育，促其滋長的，豐富的教導甚至無窮止的靈蘊境地的原素，詩是絕對偉大而光明的存在，我們太應當這樣的相信，而其要衛護它，尋求在它的中間的真理，——不過，像晁先生所給與詩的低卑的估價，一種只重功利思想而把詩當作是政績偉業以下的屬物的發言觀點所在，未免倒叫我們特別的覺得他們的可惡而又可厭了。

詩的分別

我國的詩學，韻律的進步，早已經世人所共認，用韻律的作品中以詩詞為最美善者，而歌賦，辭賦，頌等也是韻文中的三份子，各代文學家全以韻文為其特長，而詩却對於韻文中更重要的地位，現在把詩的內容與製作之種類分別於次：

說理詩

抒情詩

寫景詩

錢事詩

詩的內容分別

如以上圖所分者

現在再將以上之四者分別而敘之

說理詩

以韻文來說，用以發洩情感或描寫景物，則較容易些，可是要用以闡明哲理則比較難一點。而所謂「說理詩」，就是用以闡明哲理的，其中之包括或論意識的心理，或以邏輯的論理，因為「說理詩」比較其他的詩難作，所以古今以來，作這樣詩的人是極少的，可是在詩的範圍中，還能夠出幾首來，不但他們作過這樣的詩，並且作得還很多，可是也有偶作一二首的，然而，所說的難作而却作多的是誰呢？那就是宋代的大詩家，大文學家蘇東坡先生，而外還有一個，就是宋代的性理學家，邵康節先生，這以上的二位先生即可以說是說理詩家了。尤其是蘇東坡先生，對於「說理」詩是極有研究的，所以後人對於蘇東坡先生的詩，就有這樣的批評：「蘇東坡先生作詩長於說理，如和子中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一腳隨詩云：『欲知垂盡處，有似赴壑馳。』書水禽詩：『誰知如夢游入，』」

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以上蘇東坡先生這種譬喻法，是「說理詩」萬萬不能少的，現在再將蘇東坡先生及邵康節二位先生的「說理詩」略舉幾首，以便研究。

蘇東坡之北寺留空禪師塔詩：「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裡浮化夢裡身，豈爲龍蛇更分別，只應天眼識天人」。

蘇東坡之廬山詩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廬山中」蘇東坡的和子由澠池懷書詩云：「人生到處如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不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懷轍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蹉跎」

此以下者皆爲蘇東坡先生之「說理詩」

留題仙都觀云：「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中樓觀何嵯峨，真人玉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轉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苦辛，安得獨從逍遙客，冷然乘風駕浮雪，超世無有我獨行」。

湖陽早發詩云：「貴本無是，世人只榮枯，鸞鷟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南車，自進苟無補，乃是續且」

最，人生重香氣，出處未嘗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

夜行觀星詩云：「天高夜氣嚴，坐宿森就位，大星先橫射，小星圍若帶，天人不相干，嗟彼本無事，虛俗強指摘，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事，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追慕知何如，違相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上歎喟。」

雙鳥觀詩云：「王喬古仙子，時出雲人寰，雙鳥偶爲載，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難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紅青綬，安知無隱者，癡笑彼愚童。」

道讀藏書云：「……至人悟一言，道集田中虛，心間反自照，較之如美藥，千歲厭世去，此言乃陳迹，人皆忽其身，治之如土苴，何暇乃天下，幽憂吾未除。」

援經古詩云：「劍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台一覽秦川小，不待傳經竟已空。」

謝蘇白之惠酒詩：「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常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麴蘖未必高士憐，醉者壓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達人本是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沈迷阮籍放，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公子，參羣仙，流涎露頂置不說，爲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々常孤圓，有時客至亦爲酌，琴瑟未去聊忘絃，吾宗先生有深意，百年雙鬢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不如同異兩具冥，得鹿忘羊等嬉戲，決非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

聞明時名與事，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非三才中。所有應不然而我引而高之，則爲
星斗懸空，我散而舉之，我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
皇皇謀議，發此露權研，有酒不一醉，無酒游源泉，立善求我學，飢人食饑施，委運憂傷
生，憂生也還，縱浪太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後事此言。

謝作靜照堂名，「鳥因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隨所知。君看厭事人，無事
乃更悲。有食護耜勞，富貴嘆祿疲。」

。秀州僧本澄靜照堂：「此語子爲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足惜，扉門自娛嬉
，從此恐莫見，況誰從我爲。」

讀戲書吳江三賢畫像，首爲一云：「浮生功勞食與眠，難養騰真得水中仙，不許更說知幾早，
真得龜魚也自賢。」

。我明星龜首，忽中，「清風走何物，不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喜聲」。

寄烟窗題：「詩云古詩大哉天地間，以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上超凡草木，名從姬
始，彭蠡橫柯綠，參差誰識最，先麻傳惟杜，有麻人未能好，論著始於陸。」

。本以書，數語詩對，是蘇東坡先生的作品，與中，直是達人事，「詩云古詩大哉天地間，以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上超凡草木，名從姬
，此以玉爲張康節先生的讀理詩，蘇東坡詩，大是蘇詩，小是陸詩，又入之於詩，經
蘇軾懷遠，讀詩餘月，初初長，學星斗爭輝，屋，除經小兩，靈枕，草生微涼，照物無遁形，虛際自有

光，照事無遺情，虛心自有常。

又云：「昨日思沃漿，今日思去弱，豈止人戈矛，炎涼自交戰，利害主乎情，好尚存乎見，欲人爲善人，必須自爲善。」

川上懷舊云：「爲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爲今日之原，是明日之山，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幸免紅塵中，隨風浪著鞭。」

邵康節先生的「說理詩」也是很多的，不能備錄，只錄此數首而作爲參考云。

再有朝僧人寒山子之詩，亦是「說理詩」。

「無衣自覺訪，莫共孤寒，既食自陳取，莫共羊謀羣，借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所樂，衣食當不周。」

。「嗔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真心」。

這以上的幾首詩，皆是「說理詩」範圍以內者，而以上的詩，却只引出了寒山子，邵康節，蘇東坡三人的「說理詩」來，這就是因爲在他們的詩集裡，很難找出這樣的「說理詩」，只有以這三人的詩集裡很容易找到，所以只引出了他們三個人的幾首，以作考証而已的。而總而言之「說理詩」是屬於理論的。

情詩

所謂之抒情詩，即是發洩內心的情緒，因此大部份的詩，全是屬於「抒情詩」的，然而「抒情詩」又分爲對內對外兩種，對內者，即是發吐內心蘊藏或迴盪的情緒，對外者，就是對於朋戚詩社會的情感，現在再引幾首「抒情詩」以便研究：孟浩然的名眠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儲光義道：「大進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

孫逖之觀永樂公主入蕃詩道：「邊地驚花少，年來未覺新，美人天上落，龍塞始應春」。

劉禹錫之秋風引云：「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韋應物的秋夜喜丘員外云：「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耿湊之秋日詩云：「反照入閭巷，愛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薛逢之秋日湖上云：「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沈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李白的秋事歌云：「白髮三千丈，離想似個長，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霜」。

李白的獨坐敬亭山云：「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李適之的罷相作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衝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錢起之逢俠者云：「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杜荀鶴的時世行云：「太因兵亂守蓬茅，蘇芋裙衫髮髮焦，桑柘廣來猶納稅，田園荒盡盡偷」。

微苗，時挑野菜和根煮；
「施砍生柴帶葉燒；
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陸游的秋思詩云：「利欲驅人萬火牛，
江月浪迹一沙鷗，
日長似歲閑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
砧杵敲殘深巷月，
梧桐搖落故園秋，
欲爺老眼無萬處，
安得元龍百尺樓」。

李太白之送友人一詩云：「青山橫北郭，
白水遠東城；
此地一爲別，
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此去，
蕭蕭班馬聲」。

至於「抒情詩」；因爲容易作；所以在詩集中也很多，但是現在不能夠徧舉；所以只舉以上數首；以作爲學者研究之考證耳。

3. 寫景詩

「寫景詩」就是描寫景色景動機，這樣的詩也可以說是很容易作而又可以說是不容易作，這是甚麼緣故呢？

譬如說自己對於某一個景色，有所感觸，於是即想抒發對這個景緻的情感，可是又不能深深的領悟這一個景緻，所作出來詩，一定就要名實不相符；現在的人，往往只求表面，並不領悟這個景色的真善美，那麼對於這個景色，就只能得其表面之浮情，而却未能得其含蓄的真蘊，要深明詩理的人，來評論這首詩，決不能說這首詩，是一首絕好的詩，也只可以說是一首平常而可通過的詩而已的，這不就是「寫景詩」的難處嗎？

一景縱是到處皆有，處處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常常的看到了同樣的景色，譬如第一次看到了某一個景色，有「一點印象」，再「次」又看到了這一樣的景色，「次」或許是還有「三次四次」以至於「十次」也不一定的，「上」那麼由於上次的印象，再加上這一次更深的印象，就能有了真情且篤的情感，於是即儘可以發揮自己的情感了，而更可以作出好的詩來了，這不就是「寫景詩」容作的地方嗎？

所以說「寫景詩」是也容易作也不容易作，也就是這個緣故啊！現在再把「寫景詩」舉出易數首以便參考：

如徐元杰的湖上詩云：「花開紅樹亂鶯啼，草長平湖白鷺飛，風日晴和人意好，夕陽簫鼓幾般歸」。

蘇東坡之念奴嬌詩云：「荷盡已紅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林洪之漁父詩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蘇東坡的西湖詩云：「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王之渙的登鸛鵲樓詩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幾層樓」。

玉繩的終南道，雲隔太乙近，添都之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峯變，陰崖懸殊嶺，欲投何處宿，宿願隔冰間，樵夫爲我尋，雲從足下生，雲從足下生，雲從足下生，孫遜之雲間閣之詩，云：「香閣東臨軒，煙花隱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落書餘鴻雁，紗窗綠生草，更疑天路近，夢與雲鄉遊。」
畢諶浩然之臨洞庭一詩道：「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安得居此，明且坐觀垂釣者，空徒膺美魚情。」
一詩道：「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安得居此，明且坐觀垂釣者，空徒膺美魚情。」

玉繩之過香積寺道：「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宋憲的春日一詩云：「春中事繁華，春中景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不如。」

韓翃之秋中詩云：「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悠。」

劉克莊的冬景詩云：「晴窗早覺愛朝曦，竹外秋聲漸作威，命僕安排新暖閣，呼童聚散舊寒衣，葉浮嫩綠酒初熟，橙切香黃蟹正肥，若菊薄團皆盡美，管心從此莫相違。」

杜甫之冬景詩云：「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綉纈五紋添弱綫，吹葭六管動飛灰。」

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李隆基（唐玄宗）之幸蜀回至劍門：「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繁旗轉，仙人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勸銘才」。

杜甫的登滄州城樓詩云：「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嶺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以上之數首詩，就是幾首簡明「寫景詩」，如寫景一類的詩，在古詩集中特別的多，但是不能偏舉罷了，總而言之，寫景詩就是對某一處景色有所感觸而描寫其形勢者即也。

4. 敘事詩

「敘事詩」即是敘述已過去的事情，或編年紀月，以作一個簡單的歷史性的詩，更甚一步說「敘事詩」就是有關事件的歷史畫，如：「敘事」一類的詩，在詩集中也是很少見的，現在舉數首於次：

高適之詠史詩云：「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錢起之逢俠者詩云：「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杜甫的禹廟詩云：「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逕，江深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在巴」。

杜甫鶴之詩世所稱爲孤獨無倫守蓬蒿也蘇子瞻彭髮鬢焦山桑枯屨來猶納稅人田闌盡盡問徵苗發時跳野雉啖蝦蟆煮鮑魚吹生蠶帶篋燒白飯是深淵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也齊牧伯想了一言以止之幾首詩就就敘事詩詩法甚奇一詩每句一韻是詩法上第一韻也。謝西以次此文說詩新聲要限就包括製法四種各說押法抒情極爲景語敘事并說以止之舉例因不過就其是幾首簡明例詩，很容易明白，所以作者寫在本書上，以爲關心詩學者之參考云。

論文言詩與白話詩

自話詩呢？就是正處這句話全叫作詩！這樣還分別地作甚麼呢？於是我就有『零碎的話』答覆了那位先生，又親在我借書寫這『詩』時，學概論詩的機會，再把我答覆那位先生的話，編在『詩』裏，以作爲愛好學者之參考，現在分類以論之於次。

甲文
言
詩

所謂受言詩者，就是指我國古時的詩，而更有所含意。或五言，或七言，因此要言詩中，又分絕詩，律詩兩種，絕詩就是有一定的字數，譬如五言詩，就有一十個字，因爲一句五個字，絕詩必定爲四句，三句句豈不就是三十個字嗎？若是七言詩，就一共有二十八個字了，絕

詩的取義，却包含一種感慨至深，而用憤決的口氣，而作出了有定數的詩來，然而律詩却和絕詩好像正是相反，其內容之字數是不加限制的，但是一句也是由五言或七言而構成之，因此律詩的取義，却包含着幽雅韻長而閑散的情緒，這也就是文言詩中的絕詩與律詩的分別之點，因為古時一般人的概念，全以為是必把純真的情緒，包括在文字中，而決不能坦白的表示出來，因此對於詩學也用了這麼一種手段，所以把詩一句的字數而限定了，然後才用幽雅手段來包括自己的意義，所以即使對於某一種情景發生了情感，也得依照着所限定的作去，雖然古時也有所謂之白話詩但是也得按照所定的例字作去，不過比較一般人所作的含意佳作，稍微能使人明白點罷了，古人所以作文言詩的緣故，也是要表示他的雅意，因此他就拿文字來包括他的意義，而文字作了他們將發情緒的工具，可是這也是當然的事情，所以一般學問較淺的同學們，若是讀了那樣的文章詩，簡直就一點也不明白。

乙、白話詩

所謂之白話詩就是用普通的言語作成有韻律所謂之詩，白話詩的作法，很簡單，因為不將一定字數而更不限制字數，如果你若是對於某一種事態，或某一個景物發生了情感，儘可以抒發出來，而却更不用加入文言，所以白話詩，愈作得暢曉，那麼也就愈能得着好的批論了，再進一步說，白話詩就是說話，但是比說話文雅，由於白話詩，能够使人入讀了全能明白

而更能悟領，故對於教化方面，更較其他有效力了，

因爲白話詩的作法簡單，所以人人全能够作，如果個人對於某種事物有了情感，盡可以盡情的吐露出來，所以別人看到了，能明白，能領會，於是也就可以同情你，期待你，讚美你，你也可以拿你這個來激勵自己，矯正自己；因爲詩有了這樣大的使命與用意，所以說要用在教化方面，或改正民俗方面，那一定能够得着了莫大的效果了。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印刷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日發行

詩學概論

全一冊

編著人 劭 青

印刷所 東文印書館

82

146 = 50

da



502